

“炎帝神农说”辨伪

周 及 徐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8)

摘要:“炎帝神农说”流行二千年。然司马迁《史记》无此说,且查检先秦汉初的二十多部文献,言神农或炎帝50多处,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,二者的时代特征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,是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。“炎帝神农说”源于汉代刘歆,其《世经》以上古帝王世次附会五行说,捏造了“炎帝神农氏”。传统的“炎黄子孙”的说法也是沿袭了“炎帝神农”在前、黄帝在后的错误。若依史实,只当是“黄炎子孙”。

关键词:上古史;炎帝;神农;考证

中图分类号:K203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6)06-0067-07

在为数有限的上古史的文献中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比较可信的材料。《殷本纪》中商王的世系,经王国维证明与商代甲骨文所载相符,就是明证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赞》曰:

学者多称五帝,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,而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……予观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,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章矣,顾弟弗深考,其所表见皆不虚。《书》缺有间矣,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。^{[1]①}

以此知《史记》关于上古史的有关记载是经过作者推敲考证、去芜存真的有根据的史料。故我们从《史记》的资料说起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云:

轩辕之时,神农氏衰,诸侯相侵伐,暴虐百姓,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,以征不享,诸侯咸来宾从。而蚩尤最为暴,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,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德振兵,治五气,艺五种,抚万民,度四方,教熊、黑、貔、貅、羆、虎,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三战,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,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遂禽杀蚩尤。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,代神农氏,是为黄帝。^[1]

这段话“神农氏衰”,“神农氏弗能征”,神农氏是衰微的前首领;黄帝有军事实力,诸侯皆宾从于他,“蚩尤最为暴”,“炎帝欲侵陵诸侯”,是不服从黄帝的两支部族。黄帝积极备战,联合四方,反复较量,终于降服炎帝,取得炎黄集团的领导权。然后黄帝统帅诸侯,消灭了作乱的蚩尤,于是替代神农氏为天下尊崇的首领。太史公的这段文字,清楚地告诉人们,神农非炎帝。由于炎帝战败而与黄帝联合以后,在这个集团中居于次要地位,故炎帝不与五帝并列,而司马迁也没有为之作纪。从“神农氏弗能征”、“炎帝欲侵陵诸侯”看,神农氏当然不是指炎帝。且退一步说,连炎帝是“神农氏后代子孙”都成问题:既“世衰”,又“不能征”,又怎么“侵陵诸侯”且“三战”强大的黄帝呢?太史公不以神农氏、炎帝为一人甚明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根据是什么?与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吗?查检先秦汉初文献,得到以下结果,言

收稿日期:2005-11-20

作者简介:周及徐(1957—),男,四川成都人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语言学博士。研究方向:历史语言学。

神农氏与言炎帝处皆不相混,足证太史公言之有据。

(一)《国语》只言炎帝,不言神农。《国语》关于炎帝只有一段话。

1.《国语·晋语》:“司空季子曰:‘昔少典娶于有蟠氏,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与姬水成,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异德,故黄帝为姬,炎帝为姜。二帝以师以相济也,异德之故也。’”^[2]黄、炎为兄弟,同族而异姓,既有内部的争斗,也有日后联合的根基。《国语》与《史记》一致。

(二)《周易》不言炎帝,言神农处如下。

2.《易·系辞下》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,以佃,以渔,盖取诸离。包牺氏没,神农氏作。斫木为耜,揉木为耒,耒耨之利,以教天下。盖取诸益。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盖取诸噬嗑。神农氏没,黄帝、尧舜氏作,通其变,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是以自天祐之,吉无不利,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,盖取诸乾坤。”^[3]据所言,神农氏在黄帝之前,不与其同时。

(三)《左传》全书言及炎帝共两处,皆与神农无关。《左传》不言神农。

3.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:“秋,郟子来朝。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曰:‘少皞氏鸟名官,何故也?’郟子曰:‘吾祖也,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,故为云师而云名。炎帝氏以火纪,故为火师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纪,故为水师而水名。大皞氏以龙纪,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,凤鸟适至,故纪于鸟,为鸟师而鸟名。’”^[4]《孔子家语·辨物》略同(见后例24)。郟子所言五部族及其图腾并无先后次第,有可能是与黄帝有族源关系而不同支的五个部落联盟。

4.《左传·哀公九年》:“史龟曰:‘是谓沈阳,可以兴兵,利以伐姜,不利子商。伐齐则可,敌宋不吉。’史墨曰:‘盈,水名也。子,水位也。名位敌,不可干也。故炎帝为火师,姜姓其后也,水胜火,伐姜则可。’”^[4]

(四)《庄子》九处言神农,不言炎帝。此举其四例。

5.《庄子·胠篋》:“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?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陆氏、骊畜氏、轩辕氏^②、赫胥氏、尊卢氏、祝融氏、伏戏氏、神农氏。当是时也,民结绳而用之,甘其食,美其服,乐其俗,安其居,邻国相望,鸡狗之音相闻,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”^[5]庄子之神农处“至德之世”。此即《老子》“小国寡民”章所述,而明言结绳之世即伏羲、神农之时也,安乐和睦,没有战争。下三段同。

6.《庄子·至乐》:“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,而重以燧人、神农之言,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,不得则惑,人惑则死。”^[5]据此则神农、黄帝为不同时代之人。

7.《庄子·让王》:“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,时祀尽敬而不祈喜。其于人也,忠信尽治而无求焉。乐与政为政,乐与治为治。不以人之坏自成也,不以人之卑自高也,不以遭时自利也。”^[5]此段与《吕氏春秋·诚廉》篇略同,《吕氏春秋》“坏”作“壤”。“乐与政为政,乐与治为治”,《吕氏春秋》作“乐正与为正,乐治与为治”,从《吕氏春秋》文意乃顺。

8.《庄子·盗跖》:“且吾闻之: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,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。昼拾橡栗,暮栖木上,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。古者民不知衣服,夏多积薪,冬则炆之,故命之曰知生之民。神农之世,卧则居居,起则于于,民知其母不知其父,与麋鹿共处,耕而食,织而衣,无有相害之心。此至德之隆也。然而黄帝不能致德,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,流血百里。尧舜作,立群臣,汤放其主,武王杀纣。自是之后,以强陵弱,以众暴寡,汤武以来,皆乱人之徒也。”^[5]如此说,神农之世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,远离尚武征伐的黄帝、炎帝时期。

(五)《战国策》言神农有二处,不言炎帝。

9.《战国策·赵策》:“王曰:古今不同俗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袭,何礼之循?伏羲、神农教而不诛,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”^[6]以此,神农与黄帝是“古今不同俗”、“(礼制)不相袭”的帝王。

10.《战国策·秦策》:“苏秦曰:昔者神农伐补遂^③,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。”^[6]言神农氏之征伐,仅此一见,与其他材料不符,可疑。

(六)《韩非子》不言炎帝,一处言神农。

11.《韩非子·六反》：“凡人之生也，财用足则隳于用力，上懦则肆于为非。财用足而力作者，神农也。上治懦而行修者，曾史也。夫民之不及神农、曾史亦明矣。”^[7]

(七)《孟子》言神农一处。不言炎帝。

12.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自楚之滕。”^[8]下文“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饔飧而治”，当指神农氏。

(八)《管子》五言神农，一处言炎帝。神农不与炎帝混。例如：

13.《管子·轻重》：“神农作，树五谷淇山之阳，九州之民乃知谷食，而天下化之。”^[9]

14.《管子·封禅》：“桓公既霸，会诸侯于葵丘，而欲封禅。管仲曰：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。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^④，虚羲封泰山禅云云，神农封泰山禅云云，炎帝封泰山禅云云，黄帝封泰山禅亭亭^⑤，颛顼封泰山禅云云，帝侖封泰山禅云云，尧封泰山禅云云，舜封泰山禅云云，禹封泰山禅会稽。”^[9]在前后文中，同时提到神农和炎帝的这一段文字，很能说明神农、炎帝为二，且神农先于炎、黄。司马迁《史记·封禅书》引之。

(九)《吕氏春秋》十三处言神农，不与炎帝混淆。三言炎帝，亦不与神农混。东汉高诱注方以神农为炎帝(如例17、例19、例20)。例如：

15.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》：“季夏之月……是月也，树木方盛。乃命虞人入山行木，无或斩伐。不可以兴土功，不可以合诸侯，不可以起兵动众，无举大事，以摇荡于气。无发令而干时，以妨神农之事。水潦盛昌，命神农将巡功，举大事则有天殃。”^[10]按：《礼记·月令》文与此略同，但作“以摇养气”、“毋发令而待”、“神农将持功”，从《吕氏春秋》文意方顺。前人云《月令》钞自《吕览》，盖不虚言。

16.《吕氏春秋·诚廉》：“昔者，神农氏之有天下也，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。其于人也，忠信尽治而无求焉。乐正与为正，乐治与为治。不以人之壤自成也，不以人之庠自高也。”^[10]此段与《庄子·让王》篇略同。

17.《吕氏春秋·知度》：“此神农之所以长，而尧舜之所以章也。”^[10]以神农在尧舜之前。

18.《吕氏春秋·慎势》：“故观于上世，其封建众者，其福长，其名彰。神农十七世有天下，与天下同之也。”(高诱注：“神农，炎帝也。农植嘉谷，化养兆民，天下号之曰神农。”)^[10]

19.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：“神农之教曰：士有当年而不耕者，则天下或受其饥矣。女有当年而不绩者，则天下或受其寒矣。故身亲耕，妻亲绩。所以见致民利也。”^[10]

20.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：“夙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而归神农。”(高诱注：“夙沙，大庭氏之末世也。其君无道，故自攻之。神农，炎帝。”)^[10]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：“昔夏商之臣反，讎桀纣而臣汤武；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。”与此略同。

21.《吕氏春秋·执一》：“因性任物，而莫不宜当：彭祖以寿，三代以昌，五帝以昭，神农以鸿。”(高诱注：“五帝：黄帝轩辕、颛顼高阳、帝喾高辛、帝尧陶唐、帝舜有虞。神农，炎帝，三皇之一也。皆以治世体道，昭明鸿盛也。”)^[10]《吕氏春秋》以神农为五帝之前时代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三言炎帝：

22.《吕氏春秋·孟夏纪》：“孟夏之月，……其帝炎帝。”^[10]

23.《吕氏春秋·仲夏纪》：“仲夏之月，……其帝炎帝。”^[10]

24.《吕氏春秋·季夏纪》：“季夏之月，……其帝炎帝。”^[10]

(十)《孔子家语》^⑥三言炎帝，不言神农。

25.《孔子家语·辨物十六》：“郟子朝鲁。鲁人问曰：‘少昊氏以鸟名官，何也？’对曰：‘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黄帝以云纪官，故为云师而云名。炎帝以火，共工以水，大昊以龙，其义一也。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是以纪之于鸟，故为鸟师而鸟名。自颛顼氏以来，不能纪远，乃纪于近，为民师而命以民事，则不能故也。’孔子闻之，遂见郟子而学焉。既而告人曰：‘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犹信。’”^[11]略同于《左昭十七年》(参前例3)。

26.《孔子家语·五帝德》：“轩辕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齐睿庄，敦敏诚信，长聪明，治五气，设五量，抚

万民,度四方,服牛乘马,扰驯猛兽,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,三战而后克之。”^[11]略同于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。

27.《孔子家语·五帝》:“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,是以太皋配木,炎帝配火,黄帝配土,少皋配金,颛顼配水。”^[11]按:炎帝诸家皆不列为五帝,又此章称扬五行之说,以五行与古帝王相配,与刘歆之说相类(见后文)。疑该段文字系东汉以后人托名孔子而增入,然亦不言神农。

(十一)孔安国《尚书序》^⑦言神农,不言炎帝:

28.孔安国《尚书序》: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,始画八卦,造书契,以代结绳之政。由是文籍生焉。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,谓之三坟,言大道也。”^[12]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为相继之世,与《易·系辞下》(例2)同,可见这段文字的内容承于前代文献,非魏晋之际作伪。亦未称神农为炎帝。

(十二)《大戴礼记》不言神农,一处称“炎帝”作“赤帝”:

29.《大戴礼记·五帝德》:“孔子曰:‘黄帝少典之子也,曰轩辕。生而神灵,弱而能言,幼而彗齐,长而敦敏,成而聪明。治五气,设五量,抚万民,度四方,教熊、罴、貔、豹、虎,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。三战然后得行其志。’”^[13]此段文字太史公《五帝本纪》所本,《孔子家语》略同(例25),刘歆《世经》改为“以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”,(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引《世经》)增一“后”字,文意大变。(见后文。)

(十三)《淮南子》十四处言神农,四处言炎帝,二者划然不混。例如:

30.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:“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,神不驰于胸中,智不出于四域,怀其仁成之心。甘雨时降,五谷蕃植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月省时考。岁终献功,以时尝谷,祀于明堂。明堂之制,有盖而无四方,风雨不能袭,寒暑不能伤,迁延而入之,养民以公。其民朴重端悫,不忿争而财足,不劳形而功成,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。是故威力而不杀,刑错而不用,法省而不烦,故其化如神。其地南至交趾,北至幽都,东至汤谷,西至三危,莫不听从。当此之时,法宽刑缓,囹圄空虚,而天下一俗,莫怀奸心。”^[14]

31.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:“故神农之法曰:文夫丁壮而不耕,天下有受其饥者;妇人当年而不织,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自耕,妻亲织,以为天下先。”^[14]

32.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:“昔夏商之臣反,饑桀纣而臣汤武;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。”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:“夙沙,大庭氏之末世也。”^[14]据《庄子·胠篋》,大庭氏远在上古“至德之世”,与征战不休的炎帝相去甚远。

33.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:“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,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,夏后氏不食言,殷人誓,周人盟。逮至当今之世,忍而轻辱,贪得而寡羞,欲以神农之道治之,则其乱必矣。”^[14]

34.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:“夫神农、伏牺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。”^[14]

35.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:“古者,民茹草饮水,采树木之实,食羸蠃之肉,时多疾病毒伤之害。于是神农乃如教民播种五谷,相土地宜,燥、湿、肥、饶、高、下,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^[14]

36.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:“盖闻传书曰:神农憔悴,尧瘦臞,舜霉黑,禹胼胝。由此观之,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。”^[14]

《淮南子》言炎帝者四(三条四处),不与神农同。

37.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:“南方火也,其帝炎帝,其佐朱明,执衡而治夏。其神为荧惑,其兽朱鸟,其音徵,其日丙丁。”^[14]

38.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:“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,禹劳天下死为社,后稷作稼穡而死为稷,羿除天下之害死而为宗布。”^[14]

39.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:“黄帝尝与炎帝战矣,颛顼尝与共工争矣。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,尧战于丹水之浦,舜伐有苗,启攻有扈。自五帝而弗能偃也,又况衰世乎?夫兵者,所以禁暴讨乱也。炎帝为火灾,故黄帝擒之;共工为水害,故颛顼诛之。”^[14]此段言黄、炎之战,明炎帝不是《淮南子》本书所多次提到的上古之世的神农,是最为清楚的证据。高诱仍注《吕氏春秋》之一贯,强合二者为一。

(十四)《逸周书》^⑧二处言“赤帝”(即炎帝),不言神农。

40.《逸周书·尝麦解》:“昔天之初,□作二后,乃设建典。命赤帝分正二卿,命蚩尤于宇,少昊以临四方。司□□上天。未成之庆,蚩尤乃逐帝。争于涿鹿之河(阿),九隅无遗。赤帝大慑,乃说于黄帝。执蚩尤,杀之于中冀。”^[15]二后当是赤帝和黄帝,蚩尤、少昊为赤帝(即炎帝)之二卿,蚩尤争夺帝位,赤帝惧怕,依黄帝而杀蚩尤。这也是说的黄、炎同时,不及神农。

(十五)《山海经》四言炎帝,不言神农。例如:

41.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“炎帝之妻、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,炎居生节并,节并生戏器,戏器生祝融。祝融降处于江水,生共工。”^[16]

除了上述文献,先秦及西汉文献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谷梁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^⑨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尔雅》和《方言》皆不言炎帝及神农。

以上共检先秦及汉初文献 26 种(不含《史记》、孔氏《尚书序》),包括了主要的经书和诸子文献,凡言及神农或炎帝之处共 58 处(文、义相同相近者未引出),皆划然二分,不相混淆:神农氏为“上古之世”的部落首领,其时和平安定,勤苦农耕,与世无争;炎帝为后世之部落联盟首领,先后与黄帝、蚩尤大战,后来臣服黄帝,与之联合逐杀蚩尤。这 26 部古籍中竟然无一处将神农与炎帝相联系,而且神农与炎帝的生活的时代、生活方式、重要的事件皆不相同,泾渭分明。这不是偶然的。故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区别神农、炎帝为二(见前引),是详考古史,言之有据的。

将神农与炎帝合而为一,始见于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。班固采用刘歆《世经》,把上古帝王前四位的次第排为:太昊、炎帝(即神农)、黄帝、少昊。如果刘歆有另外的材料依据,那也许可成另一说,与神农、炎帝异代不同时之说并存。可是读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所引《世经》,刘歆的史料竟是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关于的“炎帝”的那段话(见上引例 3)和《易·系辞下》关于的“神农”的那段话(见上引例 2),便有了“炎帝神农”一说,很是令人意外。我们在上文也用了这两段材料,它们与其他文献材料完全一致,只证明神农与炎帝为不同时代的二人。仅根据这两段材料,刘歆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?我们看看刘歆是怎么做的。下面是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引《世经》的文字:

《春秋》昭公十七年“郟子来朝”,传曰: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,对曰:“吾祖也,我知之矣。昔者,黄帝氏以云纪,故为云师而云名;炎帝氏以火纪,故为火师而火名;共工氏以水纪,故为水师而水名;太昊氏以龙纪,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昊(摯)[摯]之立也,凤鸟适至,故纪于鸟,为鸟师而鸟名。”言郟子据少昊受黄帝,黄帝受炎帝,炎帝受共工,共工受太昊,故先言黄帝,上及太昊。稽之于《易》,炮牺、神农、黄帝相继之世可知。^[17]

《左传》这段文字(例 3)提及的五位上古部落首领及其图腾并未以先后之次第。据前文所引先秦文献:黄帝与炎帝战(例 39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),二者当同时;伏羲、神农在炎帝前(例 14《管子》);共工与颛顼战(例 38),更在黄帝之后;太昊之次第不可知^⑩;少昊在黄帝之后或与其同时(例 40《逸周书》)。所谓“稽之于《易》”,即是《易·系辞下》的那段文字(例 2)。其中言及伏羲、神农和黄帝为先后相继的帝王,只有黄帝同于郟子所言,伏羲、神农皆不见于《左传》。两条材料,只有黄帝一点是相同的。但是不知为何,刘歆竟据此得出了上古五个帝王的先后次第:

太昊(伏羲) → 共工 → 炎帝(神农) → 黄帝 → 少昊

其实,使刘歆得出这个次第的,不是史料,而是西汉(后期)至东汉盛行的“五行说”。黄帝为土德,太昊为木德,少昊为金德,炎帝为火德、颛顼为水德之说在当时已很流行(如《孔子家语·五帝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十二纪),但都是以这“五帝”配方位、四时等等,与历史上的世代更替无关。五行说的核心是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依次循环,相生不息。《世经》更是从太昊到当朝皇帝全以五行相配,以“五德终始”说明古今帝王是历史循环中的正统。如何把历史上帝王的替代安放到五行说的框架中,使二者次序相合,用上古史来证明五行说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,刘歆煞费苦心。他看到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郟子的这段话中,从太昊、炎帝、黄帝倒数上去,正好是木、火、土的顺序。可少昊氏不依顺序,反落在最后,但不要紧,有《逸周书》的证

据说明少昊在黄帝后(例40),又少昊属金,在土(黄帝)之后正好与其位相当。只有共工捣乱,硬横在太昊(木)和炎帝(火)中间,郟子又明言他“以水纪”,既不当其位,又不好再来改变他的位次,那样未免把郟子的话弄得支离破碎。于是便以“虽有水德,在火木之间,非其序也,任知刑以强,故伯而不王”(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)的话搪塞了过去。这样,上古帝王的世次便与五行说配合了:

古世次 太昊 → (共工) → 炎帝(神农) → 黄帝 → 少昊……
五行 (木) (水,非其位) (火) (土) (金)……
(根据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引《世经》整理)

笔者也曾纳闷,史籍中上古圣王的材料很是不少(本文就收集到五十多条,刘歆之时当有更多),为何撇开其他,刘歆偏偏选了《左传》郟子的那段话作了《世经》的基础呢?现在明白了:那段话与五行说最近!

本来不干神农氏什么事,郟子的话里根本没提到神农。但上古文献里屡屡说到神农,刘歆完整无缺的古圣王世次不能没有他。怎样把神农装进这个已钉好的、无法再伸展的五行说框子里?古籍中说神农在黄帝之前(如例2、5、6、8、9、14、28、34),那当然不能是名声不好的共工,也不能是伏羲(刘歆之太昊),因古书里往往将神农与伏羲并提(如例5、6、9、14、28、34),弄成一个会互相矛盾。但古书有一个空子可钻:同时说到神农和炎帝的书很少。于是正好,刘歆便把神农和炎帝粘贴在一块儿;这书说的炎帝,他就是神农;那书说的神农,他就是炎帝!^⑩

这样,刘歆便“打造”了既合于五行说,又勉强周全于史籍之间的上古圣王次序。“炎帝神农”只不过是这件造假工作的副产品而已。在这件事上,刘歆作伪的技艺并不高明,把上古文献一一排列起来就可看出破绽(就像前面所做的那样),但刘歆作伪的成果却大大地流行开来,广泛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,以致被班固这样的大家接受。刘向校书中秘,刘歆为王莽国师,刘氏父子掌握了当时国家最集中的历史文献资源,其余的人莫能望其项背。凭着这个至高的地位,刘歆的学术观点影响很大,在文献古籍匮乏的时代尤其如此。刘歆说行于后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借助了当时盛行的“五行说”的推动。刘歆似乎来了一个“古代圣王五行说”的“普及运动”,东汉以后的古书注解家们,高诱、郭璞、郭象、杜预、韦昭、陆德明、颜师古,令人难以相信,这些“精英”们都像被洗了脑子似地接受了“炎帝神农”的赝品。流波所及,竟逾两千年!

沿袭这个错误,而影响最大的是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张守节《正义》引西晋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,其云:

神农氏,姜姓也,母曰任姒,有蟠氏女登,为少典妃,游华阳,有神龙首,感生炎帝。人身牛首,长于姜水,有圣德,以火德王,故号炎帝。

这段广为引用的文字,实以《国语·晋语》关于炎帝之言(例1)为主干,增入前三字,后十一字依《左传·昭十七年》(例3)、《孔子家语·五帝》(例27)等篇。如此“神农”便姓了“姜”,神农与炎帝便合成一个人。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史记正义》、《史记索隐》和司马贞补作的《三皇本纪》皆因之。传统的“炎黄子孙”的说法也是沿袭了“炎帝神农”在前,黄帝在后的错误。若依史实,黄帝为主,炎帝为次,只当是“炎黄子孙”。

《说文叙》:“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易八卦,以垂宪象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,庶业其繁,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。”^[18]伏羲、神农在上古,结绳为治;至黄帝始造书契。二者先后不同时,《说文叙》不误。《说文后叙》:“曾曾小子,祖自炎神。缙云相黄,共承高辛。大岳佐夏,吕叔作藩,俾侯于许,世祚遗灵。自彼徂召,宅此汝濒。”^[18]全说的是黄帝以来,姜姓辅佐姬姓,黄、炎子孙合作统治华夏的事情,亦不误。盖因许氏炎帝之裔,渊源有自。但是《说文》:“姜,神农居姜水,因以为姓。”^[18]与前后《叙》没一点照应,十分突兀。疑《说文》“姜”字说解系后人因刘歆说变乱,本应当为“姜,炎帝居姜水,因以为姓。”此与下文“姬,黄帝居姬水,因水为姓”一致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:“孟夏之月……其帝炎帝,其神祝融。”郑玄注:“炎帝,大庭氏也。”^[19]郑玄不以炎帝为神农。《礼记·月令》:“季夏之月……毋发令而待^⑪,以妨神农之事也。”郑玄注:“发令而待,谓出繇役之令以预惊民也。民惊则心动,是害土神之气,土神称曰神农者,以其主于稼穡。”^[19]以神农为土神,不与炎帝相牵连。可见东汉早期的学者们尚未完全受刘歆说的影响。

俞敏先生也被刘歆的把戏蒙过了,把神农当作炎帝,因而把太史公的“轩辕之时,神农氏衰……诸侯咸归轩辕”的话(见本文开始所引),理解为“二弟(轩辕黄帝)活了六百来年,等大哥(炎帝神农)的后代衰微了,才代替他们统治中国!”^⑬太史公岂能如此糊涂?若以神农、炎帝为二,黄、炎为兄弟(《国语·晋语》),则:神农衰落,黄炎相争,黄帝胜之而有天下。太史公之言何等顺畅!

注释:

- ①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指《孔子家语》的两篇。因前文有“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,儒者或不传”之语,以此知。另《大戴礼记》也有这两篇。近年来有出土文献证明《孔子家语》应是汉代孔氏家传的文献,非如后人所言为三国王肃伪作。
- ②此轩辕氏当不指黄帝,《庄子》区别神农之时与尧舜黄帝之时甚明,参见下6、7、8例。
- ③补遂,高诱注:“国名,未详。”
- ④云云,房玄龄注:“云云山,在梁父东。”
- ⑤亭亭,房玄龄注:“亭亭山,在牟阴。”
- ⑥按:近年来考古发现证明此书不是三国王肃伪作,而是西汉以来孔氏家学所传。
- ⑦按:此序虽伪作,但与《古文尚书》一样,许多内容辑于前代文献,有重要价值。
- ⑧按:此书《汉志》著录,篇数与今本符,盖汉初文献,非出于魏时汲冢,《四库提要》辨之已明。
- ⑨《礼记·月令》篇三言炎帝、二言神农,与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略同。陆德明注曰:“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,后人删合为此记。”《礼记》其余篇目不言炎帝、神农。
- ⑩太昊亦不是伏羲,笔者另文讨论之。
- ⑪但仍有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,同时提到二者或同书中先后提到二者,与刘歆作梗。见例14、例39。
- ⑫“待”当是“干时”之误,郑玄注亦误,是东汉时已误。见前例15。
- ⑬俞敏《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》,《俞敏语言学论文集》,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,204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司马迁.史记[M].裴骃集解.司马贞索隐.张守节正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.
- [2]国语[G].韦昭注.上海涵芬楼影明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3]周易[G].王弼注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4]春秋左传集解[M].杜预注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.
- [5]庄子[G].郭象注.陆德明音义.上海涵芬楼影明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6]战国策校注[G].鲍彪校注.吴师道重校.上海涵芬楼影元至正本,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7]韩非子[G]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8]孟子[G].赵岐注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9]管子[G].房玄龄注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0]吕氏春秋[G].高诱注.上海涵芬楼影明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1]孔子家语[G].王肃注.上海涵芬楼影明翻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2]尚书[G].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3]大戴礼记[G].上海涵芬楼影明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4]淮南子[G].高诱注(原题许慎撰)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5]逸周书[G].《汲冢周书》.晋孔晁注.上海涵芬楼影明嘉靖癸卯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6]山海经[G].郭璞注.上海涵芬楼影明成化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- [17]班固.汉书[M].颜师古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[18]许慎.说文解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- [19]礼记[G].郑玄注.上海涵芬楼影宋本.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6.

[责任编辑:李大明]